

庚子山集

庚文著
全十二册



庾子山集卷之九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連珠

擬連珠

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
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
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
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
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
之興廢焉觀其辭旨悽切略同於江南之賦矣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

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史記

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

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

東子山集卷之九連珠

於胸臆揚雄曰風發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

左氏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異物志雄鯨雌鯢長者數千里

汲冢周書曰無虎傳翼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將飛入宮擇人而食

天下息二語出孟子此章喻梁武帝雄才大力異

陽授東昏一夫之首使魏敕莫敢爭鋒

齊王於焉禪位是梁朝有天下之始也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漢書曰蕭何曹參為相國

進位相魯衛前驅威風所假左氏傳曰太姒之子周

國也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是以黃池之

蕭氏同承淮陰令整之後為兄弟也

會可以爭長諸侯左傳哀十三年曰夏公會單平公

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

姓我為伯杜元凱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及濟水吳

與晉於周皆姬姓以喻帝與齊皆蕭
姓故得進爵王公爭長於諸侯也
鴻溝之盟可以

中分天下

史記高祖本紀曰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以喻梁武帝成江表王業與魏氏中分南北若鴻溝
矣此章喻梁帝匡贊擬於蕭曹宗盟同於魯衛故
得王公備九錫之儀南北定
中分之業江表之極盛者也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唾血

轅門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杜云言吳貪害如蛇豕喻侯景也左傳子產曰子

有美錦

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釋名

曰上衣

下裳史記文帝紀曰噍血京師索隱曰漢書

建作牒

音跣丁牒反漢書陳湯傳曰杜業皆言喋血

無盟

軟事廣雅曰喋履也謂履涉之周禮曰設車宮

轅門

鄭注謂王行止宿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

則仰車

以其轅表門言欲寧亂必千里命將盟唾以

備非

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

史記曰高帝擊韓王信於

常也

更

連珠

二

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
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詵出其計秘世莫
得聞桓譚新論曰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
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以工妙踴善故藏隱不傳
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
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閼氏
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
必言漢有奸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
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
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
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增惡
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
匿不泄也劉子駿聞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左
吾言乃立稱善焉
哀十四年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
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
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
是義之也由弗能以喻侯景內附當如季路之於邾
射辭之爲是不當納也此章喻梁武帝納侯景之

非也景屬高歡潛圖反叛彼既封豕長蛇包藏毒害之志我須製裳軟血得其駕馭之方而乃造次納降慢無區畫既無陳平之奇策又少季路之一言使平城之圍困卒成句繹之叛徒滋盛釀成國禍是以傷之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

屈倪叅乘諸侯解方城之圍

屈倪屈完也左傳僖四年曰齊侯以諸侯之師

侵蔡遂伐楚楚子使屈完如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

之齊侯曰以此眾戰誰

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于木為臣天下無西

河之戰

史記曰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載

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

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章喻梁武帝用朱异等輩委

寄失才也引古賢臣而此

寓意自見所謂使覽者微悟
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是也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

史記曰趙惠文王賜趙奢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

同位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

趙奢已死奢子趙括代

廉頗為將括軍敗數十萬之

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

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

秦薊城去矣空用荆軻

史記曰秦兵臨易水禍且至

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

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

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

殺荆軻使將軍王翦擊燕十

月而拔薊城燕王亡徙

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秦拔遼

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

漢書曰張騫言使

竹杖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大

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

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

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

留之無幾物故故蜀王發卒

之成都擔土於成都廓

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

武擔也蜀志曰劉先主

卽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裴

松

之曰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

蘆灰縮水不能救宜

房之河

淮南子曰女媧聚蘆灰以止淫水高誘曰蘆

水為淫水漢書溝洫志曰上使塞瓠子決河歌曰宣

房塞兮萬福求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

災此章喻臺城陷後雖名將烈士無所復用邯鄲

薊城皆喻建康之敗也竹杖已下言亂勢已成力不

能挽哀江南賦云敝軍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

止黃河之濁

即此意也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

易林曰蟻封穴

玄禽巢幕

何能支久

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謂孫文子

曰言至危也按燕一名玄鳥

是以大厦既焚不可灑

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西京賦曰大厦耽耽

下者為厦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柯濯此章喻

臺城陷後侯景入城武帝額文為賊臣所制如蟻在

泉中悲長河之一決燕巢幕上觀大厦
之既焚豈可手障淚灑言其不能救也

蓋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狙詐

相傾

史記每奴傳曰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素隱生

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

井有市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

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

史記仲尼弟子傳曰子貢

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

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張儀見用六國縱橫

注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賓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

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

衡音橫東西為橫南北為從也此章喻諸王援兵

之日讒譖者多以致兄弟猜嫌骨肉屠害張纘有起

兵聚米之說遂爾闔牆蕭綸有代景行師之言聞之

掩泣哀江南賦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是也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臥燕牆史記

賸使齊軍人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

二萬竈後漢書曰虞詡征朝歌賊令吏士各作兩竈

日增倍之或問曰孫臆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

臆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崔鴻十六國春秋

曰建興十年慕容寶軍參合魏縱兵擊之燕軍敗走

赴水死傷者四五萬人十一年慕容垂至參合見往

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弟皆號

哭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

平城西北三十里積是以井陘之兵如鴻

踰山結營築燕昌城以自固

毛之遇火漢書曰韓信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成趙幟立漢幟趙人還歸壁

夾擊破趙斬成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拒長平趙括為將秦將白起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此章喻王僧辯等平景之師也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

過故宗廟宮室盡為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史記

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

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

謂狡童者紂也殷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三輔

民聞之皆為流涕是年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王

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王黃圖祭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建章灞岸在黃圖西京以喻梁都在建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三輔業傷故宮之殘毀也

曰景帝廟號德陽宮後漢書曰光武出自景帝漢書
地理志云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光武
都洛是臨偃師以喻元帝都江陵之後傷中興之道
銷也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宗周如悲殷室建康
一敗既傷故國之殘江陵三年無補中興之
業此子山所以舊國舊都望之悵然者也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

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潘岳西征賦曰狐

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荆棘祭天昔日長洲之苑

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狐兔穴其中吳都賦云佩長

雍門周曰墳墓生荆棘復穴之後遷都江陵朝市既移

洲之茂苑此章喻克復之後既已陷受臺城裴橫入儻

山川遂隔太清罹亂之後儀輦路莫有孑遺戶口人民

之餘復令揚灰太極傳云薦重壑病弘大也空

百遺一二而故宮於焉禾黍矣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空

思說劍徒聞枕戈

樂

正

日

書

劉

堪

與

趙

黃

真

之

子

書

之

待旦志皇逆虜常恐

間

謂

之

戈

吾

善

是

以

劉

琨

之

英

略

莫知自免

位

晉

書

曰

劉

琨

字

越

石

中

山

魏

昌

人

愍

帝

即

事

幽州刺史鮮卑段匹

磾

數

遣

使

要

琨

欲

與

同

獎

王

室

重

事

與琨結婚約為兄弟

是

時

西

都

不

守

元

帝

稱

制

江

左

重

人

連名上表元帝轉琨

為

侍

中

太

尉

其

餘

如

故

并

贈

名

喪

人

琨遣其世子羣送之

為

末

波

所

獲

因

共

結

盟

而

襲

匹

喪

人

時琨別屯故征北府

小

城

不

之

知

也

因

來

見

匹

磾

匹

得

匹

琨以羣書示琨曰意

亦

不

疑

公

是

以

白

公

耳

琨

曰

與

匹

得

公同盟志獎王室

憑

威

力

庶

雪

國

家

之

恥

若

兒

書

與

匹

初無害琨志將聽還

吾

育

耳

所

以

能

服

旨

人

者

畏

為

現

現

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能奉琨以
起吾族盡矣匹碑遂留琨匹碑所署代郡太守辟閭
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合作
攻具欲以襲匹碑而韓據女爲匹碑兒妾聞其謀而
告之匹碑於是執王據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碑
殺琨匹碑遂縊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按劉琨喻王僧
辯也梁元帝承制江陵僧辯勸進猶晉元帝承制江
左劉琨勸進也僧辯爲陳霸先所縊猶劉琨爲段匹
碑所縊也兩人行跡相似故引用之且陳武無匹碑
之忠而蹈處仲之迹遂致易梁爲陳王公之不免也
惜哉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遵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
節京師入亂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以
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
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水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
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
餘人而後進前後剋獲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詔
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子山引此恨
當時無此人陳霸先不足云也此章喻建業陽九

江陵百六王僧辯有討平侯景之功而鮮保身之哲
陳霸先懷覬覬梁鼎之意而無渡河之心此南風之
所以不競也

蓋聞穀林長送蒼梧不從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

平陽於詩為唐國禮記曰舜葬蒼惟桐惟葛無樹無

梧二妃不從以喻元帝之死也若其有罪絞綫以戮

封左傳哀二年云趙簡子誓曰若其有罪絞綫以戮

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傳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

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

堪為棺故以為罰墨子尚儉有桐棺三寸漢書楊王

孫曰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圜葛藹為緘服虔曰藹

葛蔓也一日藹亦草名葛之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

以喻元帝葬用是以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搜神

記曰

隋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瘳而愈之蛇銜珠以報其德

故稱隋珠西都賦曰隋侯明月漢書劉向上疏曰秦

始皇葬於驪山之阿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棘柳

空望西陵之松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

上施六尺牀總帳朝晡上晡備之屬月朝十五日輒

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謝眺

銅雀臺詩曰鬱鬱西陵樹詎聞吹吹聲李善曰不敢

指斥故以樹言之也此章梁元被戮不以人君

之禮葬也江陵之敗遭岳陽之詰辱命傳準以行刑

一囊之土罰甚桐棺一乘之車為同鮮葬嗚呼生為

撥亂之君死葬庶人之禮是以對驪山以典

思望西陵而泣下津陽門外有故君之感焉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

城形月偃陣氣雲鋪

水經注曰河左有却月城亦曰

乃沙羨縣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陸統攻而

禽之彌衡亦遇害於此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

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言武陵王紀師次西陵

軍容甚盛元帝命陸倕和拒之立北勝之城鎮江斷

東子山集

連珠

人